

漢文叢錄 卷四十五  
至四十八

滇文叢錄卷四十五

雲南叢書集部之八十八

告令類

嘉慶壬戌暮春十九日示莊兒

寶晟

十八日接爾稟欣慰爾以修身齊家爲事是不負此身以自求多福也然必時時事  
事向天理良心上做勿有初鮮終限于私欲復從逆而致凶也其道不外乎居家孝  
友處世謙和二語孝遇賢父母則敬受其教竭力事之若遇有過則幾諫之必至如  
舜之事親而後爲孝友遇賢兄弟則和樂且耽宜爾室家幸也不幸而遇不賢必至  
如舜之愛象而後爲友至于謙謙必恭不敢慢人謙必讓不敢與人爭而虛己受益  
在其中矣和則不忤令人可親和則不傲令人可敬由謙和而擴充之則忍人之所  
不能忍讓人之所不能讓而無賴小人亦犯而不校非惟積德且以遠禍人之驅賴  
者彼豈猶有是非之心羞惡之心而可以理感之哉惟以情恕而量給其所欲仍以  
忍讓謙和出之我富貴而人貧賤富知常爲人所忌也求爲天佑則非孝友謙讓之  
不能也四字實心體而力行之久則人亦助之矣至于居家老幼異食同歸於飽貴  
賤異服同歸於煖不私妻子不匿公項正大光明亦以忍讓出之耕者及時讀者盡

力吾家規諭言噶噶矣此因壻隨事稟命爾庶幾爲孝子賢孫自求多福者矣故不禁以舜人也我亦人也之意望之當不至視爲老叟迂談而謂吾身不能居仁由義以自棄也

告曹縣諸生

劉大紳

子朱子小學一書作聖之階梯入德之軌塗師舍是無以爲教弟子舍是無以爲學也晚近利祿之風日熾惟以記誦詞章爲務士子初入塾館父兄師長即教以帖括聲律博取功名富貴是以人心不正風俗不厚達則驕奢淫佚窮則猥捷偷薄無益于天下國家之大今與諸生約必讀此書朝講夕貫身體力行由灑掃應對進退以馴致于達天知命之域庶幾明體致用爲天地間不可少之人方不虛負此一生許魯齋曰小學吾敬之如神明奉之如父母願諸生服膺斯語

永禁以壻作子約

師範

世俗之悖禮者莫甚於以壻作子矣祖壻猶子可以壻作子斷不可今有人於此試從而謂之曰子何不以子爲婚強者怒以刃弱者亦怒以拳抑知婚可爲子女必不可爲媳夫既於其女之夫而子之又於其子之妻而女之且門以內之呼其妻爲姊

爲妹者又呼其姊妹之夫爲弟爲兄捫心自問有不啞然竊笑也哉例載同姓爲婚杖八十士夫家有犯之者每遇慶典輒以李爲季以楊爲羊張爲章以陳爲成以王爲黃方准詳咨嗚呼邀一命之榮使其母其妻不能自全其姓此又孝子仁人之所痛心也而况異姓亂宗律爲倍重乎昔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遂使子路揚言曰敗軍之將亡國之大夫及凡爲人後者俱不得與解者謂敗軍之將不武亡國之大夫不智爲人後者無恥但古人曾以身非贅婿爲一幸此蓋迫於孤寒否則牽於事故以云無恥似屬太過或所謂爲人後者殆後世之乾兒義子耳然嘗讀范文正公義田記有云本族之以他姓爲嗣者不得食此本族之出嗣他姓而復歸者亦不得食此人雖愚不知有文正公當知有孔子即不知有孔子當遵國憲顧其端多閑自婦人徇一時之情流數世之毒請與族衆約有子者無論矣苟無子求之親支親支乏人求之旁支違者除其籍於譜守而無悖則保世滋大此乃其最要焉

### 與泰安各屬

李文耕

夫教化之最親切者莫過於放告鞫案之時蓋官之牖民原不能家諭戶曉其親切見面者惟在此時誠能出以誠心矢以耐性深入於案情之中而曲盡事理推廣於

案情之外而婉示開譬審斷之公既足以服人牖迪之切更足以感人即或兼用刑威而慈祥之意已流貫於朽楊笞朴中矣現宰官身說善提法非衣冠中大修行處乎進求教化之本則惟在平日正已率物可以對百姓而後可以教百姓尤可以一言以蔽之者也居官大戒第一朦蔽蓋上下內外非朦蔽無以行其姦欺也朦蔽之在內者有官親家人朦蔽之在外者有猾書蠹役內外勾連鬻情賣法則爲官者孤立無與而坐聽聲名之敗裂其亦危險矣哉獨是官受朦蔽人以爲官之不明也不知朦蔽之害中於不明者十之二三中於不勤者十之七八蓋人即知識短淺而事事躬親則奸歎者不能盡售其術惟因循積壓怠玩廢弛則顯予人以作奸叢弊之地而欲人之不歎我也難矣迨乎旣受朦蔽而後以查察之智勝之一人之智不敵衆人之智而狡黠者或反得迎其私智而巧中之是皆治之賊也今欲力祛諸弊惟有一主於勤勤省閱而案牘之壓擋者少矣勤勾稽而出入之侵歎者遠矣鞠訊勤勤庶獄而雀鼠息爭訟師之伎倆無所試鄉里之所苦者盜賊勤巡閱而萑苻遠跡盜賊之根蔓無所滋一勤而百事治何朦蔽之足患乎至於勤之明效大驗昭人耳

目而人不務於勤者則自有故蓋勤即仁也無病瘳在抱之隱必不能慈於民事而性情嗜好之與俱勤即誠也無日明對越之心必不能凜凜於官箴而飲食起處之弗遑然獨不思君上以職司責我統四境之農桑教化待治於官而爲官者因循浮沈莫之綜理也其可以對君乎百姓以父母仰我合衆人之疾苦訟訴待命於庭而爲官者詩酒聲色莫之省顧也其可以對民乎某與各寅好同舟泰汝其聰明各有優絀不能強同其才力各有強弱不能強齊其學問各有淺深不能強合各用所長事無不集者惟所以仰對乎君民而力除其壅蔽者則非勤莫由雖不敏竊願與各寅好共勉之秦屬爲南北通衢行旅往來不絕於道司土者自應以弭盜爲首務弭盜之法莫難於用緝捕之人蓋不熟賊情者既不能緝捕而熟於賊情者又多非善良苟用之不善不惟不得其力而蒙賊誣良之弊將無所不至是以用捕役者必先籌緝捕之費能養其身而後可用其力復重賞以獎之嚴法以懲之引于前而策于後雖忘者亦知奮勉矣然此皆治之於已然耳夫盜賊非窩家不行以其善藏聚而售贓物也春秋之法治亂賊者先嚴亂賊之黨緝捕何獨不然地方官于盜賊隱匿之處嚴密訪拿搗其巢穴俾淵藪肅清而逋匿失據而又勤巡查嚴守望責成地

保多派更夫有疎玩失更者加以重懲在我先無隙可乘在彼自無間可入治於未然乃爲得力而其要則尤在於居官者之一心誠能以愛民爲心主於去強暴而安良善至誠懇切洞中達外遇有公暇不時親巡即身之所不能到者精神周之精神所不能周者聲名及之使爲捕役者曉然於官之必不容於怠緝而倍加奮勉爲盜賊者亦曉然於官之必不容於盜賊而聞風遠遁庶幾捕務日有起色而叅賊誣良之弊亦可以不勞而自弭矣

與十府二州

時署臬司

李文耕

竊州縣爲親民之官民仰之爲父母凡所設施自當以農桑教化爲急錢漕其一端也乃竊見爲州縣者往往以全力用於錢漕而錢漕初無起色不惟無起色也且受許告者在此擔處分者在此釀虧空者亦在此是豈錢漕之難辦哉直以辦錢漕者見錢漕而不見百姓且因錢漕而疾視百姓使百姓亦先讎仇之而不以爲父母則欲錢漕之踴躍輸將也固已難矣不知撫字催科原止一事好仁好義並無二心爲民父母者眞有愛民若赤子之心勤求其疾苦之所在體察其欲惡之所先如現在各屬會同各委員嚴拿竊盜挑破窩家舉閭之所疾首蹙額而無可如何者一旦

鋤而去之使人快心撫掌其一端也推之訟獄之苦蕩產破家拖累之冤廢時失業訟師之隱毒比於鳩硎役吏之肆凶惡於狼虎爲民父母者本清淨心發慈悲念亟出而拯救之有案必問問明即結既結即釋慮其情之弗得也耐心以研求之憫其心之不明也婉譬以曲曉之若父母之教子弟意懶而詞不厭詳若膚體之切痛癢疾去而身始覺泰千方百計總欲置赤子於衽席之上而不使蠹役訟棍得以魚肉侵害之此一塊真實心腸洞中達外入人肺腑感人性情動人歌泣如是而猶有不得民之心與財者則是上好仁而下不好義古及今未有若此之頑梗者也耕現權斯篆在刑言刑錢漕非所主政然各寅好果能於現所催辦之緝捕聽斷二端做到透澈處則催科亦不勞而理矣况現在初秋正錢漕未動之時得以盡心民事及時而剖心力所謂綢繆於未雨者耶願轉告各屬體察之勿忽

訓士語

程含章

五月初二日課崇文書院召諸生童至講堂訓之曰浙江省爲人文淵藪賢人君子名公巨卿以及文人學士森森林立諸生生長名邦舉業一道得家學之淵源名師之講貫所謂握靈蛇珠抱崑山玉者自必指不勝屈不須吾教即鄉會中式亦有定額

吾教之固中不教之亦中亦不須吾教吾所望於諸生者不徒在詞章之末而在身心之功經濟之學亦取法聖賢而已人即不敢以聖人自期未嘗不可以賢人自命孔門弟子莫如顏淵孔子教以爲仁之日不外視聽言動四端而退省其私朱子註之曰動靜語默可見聖賢學問並無高遠難能之事人孰無視聽言動而謂可陷於非禮乎人孰無動靜語默獨不當有養省察乎雖不能如顏子之深潛純粹止須處處存心時時著力使不至干犯非禮便是聖賢一路人假使七十子之徒生今之世亦不過書院中諸生耳使諸生生孔子之時未必不可附於七十子之列慎勿自視太卑謂今人必不如古人也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功夫須從自幼做起一事可以對天可以對人便是一事聖功一言可以對天可以對人便是一言聖功久之理念漸多欲念漸少積小可以高大切莫把聖賢看得太高了大抵做人孝弟忠信四字是大根本是大綱領雖不讀書不識字的人都該教他遵循此四字况於士子乎古聖賢傳下四書五經並不是爲後人出題目應舉業地步原都是教人之語我今讀其書便須領會其旨身體而力行之不僅規規於語言文字之末也凡此皆體也體立而後用行明體又當達用做秀才時便須立志做成一箇大人物史乘所載古人

清忠事蹟不少須日日看讀則古來之治亂興亡了然心目久之融會貫通遇事自有條理浙省大人物如前明于忠肅王文成二公何等學問何等才識何等事功然究其真實本領亦只從四書五經及先聖先賢事業中陶鎔而出諸生但能學得二公一半已是國家柱石之臣古來豪傑之士非無少年放蕩不羈窮時疎狂自恣乃至後來得志仍能做出一番事業者然畢竟大醇不無小疵不如循循矩矱者之萬全無弊也讀書人先要吃得苦試看孔顏曾孟以及歷代名臣大儒孰不從艱難困苦中磨練出來必須咬定牙根絲毫不亂後日方能做出事業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又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諸生須著實體玩果能奮發有爲交相砥礪異日必有大人物如于忠肅王文成者出乎其間誠國家之大幸亦身任地方者之大幸也多士其各勉之

禁溺女示

程含章

父子之恩本於天性虎毒尚不吃兒何況於人而乃自溺其女乎試問爾身從何而來母生之也爾子從何而來妻生之也身與子皆女所生而乃溺殺其所生之女不孝不慈孰大於是如謂難以撫養殊不知天不生無祿之人如謂生女不如生男殊

不知天下儘有生男敗類而生女賢孝者如謂溺女以求男殊不知忍心害理天必不賜以佳兒且殺機所感禍即隨之如羅元科在闡中有無數小手掣肘石撲妻母子俱惡死河口蔡某生子破體而死元秀病中見羣女追殺而死陳一清妻紅蛇纏股而死赫連傑妻見羣女噬膚而死福安張氏巨蛇擊乳而死穎娘子血漏而死潤州陳氏夢小牛殺身而死王氏腹中生蛇而死穩婆范氏專爲人墮胎溺女全家十口俱惡死歷觀古來溺女之家惡報不爽蓋天道好生鬼神惡殺作惡降殃理固然也江西溺女之弊最爲銅習疊經前院司諭禁此風未息大抵因出嫁費繁之故聞民間嫁女無一不備有用銀至數百兩數千兩者最少亦須數十金雖賣田借債亦須湊辦女子臨嫁曉曉爭競男家以厚嫁爲榮薄則笑之大屬非是不知婚姻而論財夷粵之道也嫁娶稱家之有無苟無矣則一衣一被儘足成禮諺云好女不穿嫁來衣言貧富自有定命也如果有德有福雖嫁粧菲薄而多生貴子賢孫何患貧苦若無德無福雖粧奩豐厚豈能保守古有公主下嫁而能荆釵裙布敦行婦道與其夫共嘗甘苦者史家書之以爲美談石碏有言愛子者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婚嫁爲人道之始奈何不教之以儉而反教之以奢乎即富家莊

田有餘儘可以莊田分女何必以華麗之物作嫁資以相誇耀乎嗣後士民嫁一女一切粧奩不得過數十千即大富翁家極多亦不得過百千中戶不得過二三十千下戶不得過十千八千下下之戶即三四千亦可嫁女其男家財禮多寡亦聽其自便彼此不得爭競如貧家不能乳女者即送入育嬰堂中或與人作童養兒媳本部院現在通行各府州縣各設育嬰堂一所每所本部院發銀一二百兩爲倡令地方官勸諭紳士商民捐助成事爾士民等務須共相化導毋再溺女倘再有犯一經查出定照例治罪不貸

通飭各官熟讀律例

程含章

大清律例一書乃國家之大經大法昭示萬古大無不統細無不包爲收令者更戶禮兵刑工之事無一不當辦即無一不當知非講讀律例何處更問津梁本部院到任以來查看各州縣中才具優良知勉爲好官者頗不乏人而於承審案件聽斷詞訟及一切政事每有輕重不得其平緩急不得其當或濫傳婦女率交官媒或濫押人証輕施縲綢諸如此類不一而足自居謹慎者一味畏葸當斷而不斷目詎才華者任意草率應慎而不慎遂使書役訟師始則揣官之性情而慾憲舞弊繼且持官

之長短而挾制逞刀卒致畏憇者一事顛頽釀成多故草率者一時意氣貽悔後來此無他皆由律例不熟事理不明之故孔子所謂正牆面而立是也誠取而熟讀之則事體之輕重緩急是非疑似詐僞變幻無一不了然於心目即以辦案而論知何事爲法所不恕何事爲情所當原某案以某項情節爲重某事以某項人証爲重重者應如何辦理輕者應如何處理平日反覆討論知其當然復知其所以然至臨事而成竹在胸施行自然中肯矣至命案全憑屍傷死觀呈報致死之情節凶犯所供下手之情形皆以相驗辨之生前死後之傷如何分別金刃他物之傷如何分別同一受傷而有速死不速死之分同一下手而有欲殺不欲殺之別深淺之分寸痕臉之顏色孰真孰假差之毫厘謬以千里而其法備載于洗冤錄中今見各州縣驗報命案或部位錯誤或分寸遺漏不破口之傷則混填血流血污已破口之傷則率報紅色紫色致屍親凶犯藉以狡執開驗之案層見疊出甚至有故意不驗以詳請開驗訟相驗不實之咎者試思百姓不幸而死於非命已屬可憐復因驗不如法而令死者遭蒸檢之慘爲民父母者於心安乎皆由平時於洗冤錄不能領會及到屍場始行翻閱無異臨陣讀兵書自然茫無頭緒至以驗屍爲穢污假手於仵作家人則

荒謬更甚矣夫農商百工一身一家之計也而不明其理不通其法則弗能爲良况牧令爲朝廷治一州一邑之民理一州一邑之事而不明其理不通其法僅憑幕友之節畧以審案據仵作之喝報以填格遇事茫然毫無依據可乎哉州縣至繁亦不過半日之公事各牧令如不溺於聲色之娛斷不致刻無暇晷律例洗冤錄想亦案頭所有何竟束之高閣不一講求耶合行通飭所屬各廳州縣事後於辦公之暇將大清律例及洗冤錄二書每日反覆披閱深思熟讀務令事理之輕重緩急是非疑似詐僞變幻無一不了然心目勿以迂闊而不爲勿以淺旨而輒止則臨民涖事從違自有定衡加以蹈履潔清心術醇正如是而謂不能敷政優優者吾不信也良有司其共勉之

勸課蠶桑以厚民生示

楊名颺

照得衣食之源農商並重秦地幅員數千餘里土雖沃而民多貧良由只知務耕不知務織以粟易衣終歲積金半輸外省是因號寒而轉致啼餓矣察其不務桑蠶之由或誤於風土不宜之說不思蠶月條桑具載豳風今之邠州三水即古豳地其地高燥猶且宜桑况西同鳳乾一帶繡壤平原又豈祇宜於耕而獨不宜於織乎大養

蠶必先種桑試看各府廳州縣何處無桑天生桑樹原以養蠶桑既到處皆生蠶即到處可養前在藩司任內曾經出示勸諭閱今數載除漢中各屬新舊栽桑共三百一萬八千餘株興安各屬新舊栽桑共五十萬七千餘株外其餘各府廳州縣栽桑亦共三百餘萬株雖未必株株皆活已足徵物土咸宜即如商州恒牧種桑二十餘萬已有織成新絹綏德陳牧栽桑亦逾六萬出絲柔級光潤無異南省此二州者一在南山一在北山亦旣著有成效矣咸寧苑令長安王令於城濠兩岸栽桑六萬六千餘株移植秧三十餘萬株亦已長高五六尺矣本部院每年由漢中採買桑甚十京石分散各屬擴種秧苗如果地方官念切民衣盡心勸課三五年之間日新月盛不患無成昔諸葛武侯謂成都有桑八百株子孫衣食自有餘饒王宏爲汲郡太守撫百姓如家耕桑樹藝躬自教示姜彧知濱州歲餘新桑徧野人名太守桑沈璠爲建德令教民一丁種桑十五株從來愛養斯民者未有不以農桑並爲本業伏讀欽定授時通考發明蠶政桑政爲之賦詩繪圖頒行天下凡我臣工自當宣力以期實惠及民在昔陳文恭中丞講求桑政至今西關尙遺蠶館桑地漢中太守滕天授勸民樹桑城洋織有絹繅等羌州牧劉榮教民養蠶號爲劉公繭即若興平監生楊岫

著有幽風廣義嘉惠鄉人今其子孫尙延世業現請入祀鄉賢可見甘棠遺愛日久  
猶存閭風者亦可以興起矣本部院由漢中調任西安疊邀聖主逾格殊恩三年以  
內陳皇開藩薦擢巡撫仍即留於斯土愧無善政遍及閭閻惟於蠶桑一事不憚三  
令五申者竊謂蠶桑大政利益無窮如使環廬樹桑比屋養蠶每州縣但有桑二二  
十萬株以之飼蠶取絲則數百萬金之富不難增益於十年樹木之間本部院承乏  
關中二十五載素諒秦俗勤儉土物之愛厥心尤臧賢有司果肯認真講求多方勸  
導小民未有不樂於自謀身家者爲此剴切申明叮嚀告誡各宜實心仰體勉力奉  
行毋違特示

頒種洋芋法以厚民生諭

楊名颺

照得食爲民天天之食斯民也誕降嘉種不一其類要在物土之宜以溥其利耳察  
看秦中無土不生五穀惟南山一帶多賴包穀以養生但只利於陽坡更有洋芋一  
種郤與陰坡相宜可見地不愛寶數十年以來密箐深溝處不種抑又全活無算  
生命矣北山地氣較寒二月甫經開凍八月輒畏繁霜地鮮膏腴民多艱食尤貴多  
方以爲之計查包穀亦間有種者若洋芋則並無其種茲由南山採買洋芋一萬斤

分運延榆鄜綏四府州頒予種法飭諭該牧令如法擇地播種先爲程式俟有收成  
分散四鄉用廣其傳各宜加意培植以厚民生是所切望毋違特諭

洋芋一種出自外洋傳入中國始於閩粵遍及秦蜀有紅白二種性喜潮濕最宜  
陰坡沙土黑色虛鬆之地不宜陽坡乾燥赤黃堅勁之區栽種之法南山多在清  
明天氣和煦之時北山須俟穀雨地氣溫暖之候先將山地鋤鬆拔去野草揀顆  
粒小者爲種子大者切作兩三半慎勿傷其眼窩向上撥土蓋平每窩相去尺許均勻布種  
其切作兩三半者須將刀口向下眼窩向上撥土蓋平每窩相去尺許均勻布種  
白者先熟紅者稍遲須分地種之俟十餘日苗出土約一二寸將根傍之土鋤鬆  
俾易生發一月以後視出苗長五六寸將根傍野草拔去鋤鬆其土壅於根下約  
二三寸至六月內根下結實一二十箇不等大如彈丸即可食矣白者八月大熟  
紅者至十月方熟及時刨出拂去泥土於屋傍向陽隙地挖窖埋藏架木覆草築  
土其上傍留一門以便取用冬避雨雪以防受凍春避風日以防生芽受凍則腐  
爛生芽則虛鬆皆不堪食也正二月間防其生芽須要取出除留種外將芽去淨  
晒晾極乾可以久貯此種體圓味甘人食足以耐飢猪食亦易肥澤色白者結粒